

小说

短篇小说

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DUANPIAN XIAOSHUO



江苏出版社

2004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DUANPIAN XIAOSHUO



江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选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5. 1
(2004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7-5407-3313-6

I. 2… II. 小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6055 号

2004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责任编辑:庞俭克

装帧设计:石绍康

责任校对:秦 灵

责任监印:黎福芝

出版人:李元君

出版发行:漓江出版社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:541002

电话:0773-2821573 2863978(发行部) 2862090(邮购)

传真: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s@public.gpht.gx.cn

http://www.ljjiang-pub.com

印制:桂林市印刷厂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字数:372 千字 印张:15.375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2000 册

书号:ISBN 7-5407-3308-x/1·1984

定价:2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我们与漓江出版社的合作一如既往,至今已经历时八年。在八年的选本中,许多老作家不断有新的作品亮相,表现了他们新的追求;许多新作者在八年的历程中渐渐走向成熟,显露了年轻人的才华与锐气。八年来,在国内发表过的优秀中短篇小说,基本上都被收入这套丛书,许多作品被收入丛书之后,又在全国各类文学大奖评奖时金榜题名。我们本着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编刊,也本着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编书,使这套丛书已经在读者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。

今年入选的作品中,有两个中篇小说获得《人民文学》年度奖,一篇是陈应松的《马嘶岭血案》,另一篇是晓航的《师兄的透镜》。陈应松讲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悲剧。他把结局放在了前面,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劳作,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贪婪,走向了仇恨,走向了凶残。在等待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焦虑,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,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的城里人,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,如果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,用他们高贵的手,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磨烂的肩膀,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。但是,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,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,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,慢慢推向了极致。我们看到,在那难以穿透的隔膜两边,人性的劣质得到了深入的揭示。陈应松下笔狠,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,让我们震惊,也使我们警醒。

在《师兄的透镜》中,我们看到一缕嘲讽的微笑。这张笑脸的主人是那位智者,那位目中无人的朴一凡。朴一凡的形象是一种反讽,他让平庸无聊的“我们”无地自容。在骗局实施之后,晓航将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移出了叙述现场,他的形象变得虚幻迷离,这个虚幻迷离的影子似乎是在引导着我们朝着“真理”,朝着一个美好的“目的”,朝着“空山雨后”的境界攀援。我们会发现,真理也许就在通往目的地的途中,而朴一凡十几年来一直把一个“错误”当作某种信念牢牢记在心里,这位“我们”景仰的智者,原来也曾经遭受过生活的嘲弄。“师兄的透镜”放大了遥远的星系,也凝聚了我们散乱的思绪。

中篇小说《非常台词》也值得我们关注,有一个名叫王长顺的工人,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这个非常的时代,朗诵着一种“非常台词”。这非常台词回荡在车间厂房,也拨动了工人们的心弦。这非常台词牵出一个动人的故事,也托起一串鲜活的人物。随着故事的推进,这非常台词得到了恰当的升华,变成一种痴迷的追求,也进入了一片纯粹的境界。作者齐铁民选取有趣而又独特的角度,将一种普及而又普通的、时代作用下的特殊“文化生活”,一步一步推向高潮,他呼唤我们回眸历史,品味那一份别样的激情。

天津作家王松今年有不凡的表现,他的中篇《红莓花儿开》刻画了两个聪明的孩子,两个孩子身上闪耀着智慧的光彩。但是,当愚昧遮蔽了真理,智慧往往会被视为叛逆或愚蠢。那位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罗老师就像一把铁锤,不断地敲打着两个孩子聪明的脑壳。事实上,两个孩子是在不自觉中、在探索的快乐中捍卫着真理,他们执著,他们还顽强,可他们却为自己的执著和顽强付出了代价。王松把历史拉到近前,让读者自己倾听两个孩子的呼唤。

葛水平是第一次在我们的选本中露面,一露面就显现了才气,把一篇《地气》写得温暖动人。委婉道来的几个小小误会,给作品增添了戏剧性效果,也激活了山村的平静。天边闪耀着的都市的光亮,牵动了山村女人的梦想,而那静谧遥远的十里岭山村,却让王

福顺生出了难言的眷恋。受尽小人算计的王福顺,在这里尝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滋味,宽容让人释怀,善意会带来温馨。葛水平将诗意与深意隐藏在流动的叙述当中,让我们感受到十里岭缕缕缠绕的地气,也看到那一盏跳动在乡间小学的灯火。

苏童是一位短篇小说高手,今年选的《手》亦为佳作,作品写出一个小人物的凄凉与悲哀,也揭示了小人物们群体的偏见与冷漠,让那一双纤小无力,还算洁净的手,在我们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。

《白水青菜》也是一篇精彩的佳作。一场婚外恋情不动声色地铺展在“既有钱又白领”的生活当中,那生活充满了别样而又别致的“小资情调”。两个女人温和的交锋,妻子对丈夫的无言反击,也都是生花妙笔,远离了俗套,却贴近了情理。而那一锅滋味清淡又浓郁的白水青菜,不但串起故事的开头与结尾,更烹煮了人心与世态。

曹多勇的短篇小说《人羊》也值得注意。在动物群中,羊是不能变成狼的,狼也不可能变成羊,羊性和狼性都不可改变,而人性却具有可变性。曹多勇发现并捕捉这种可变性,刻画了恶的成长,这被扭曲的成长,震动了我们的心灵。

《水捞面》轻柔,温情。在那不太热闹的道路边上,我们看到一位普通女性的寻常日子,这日子真真切切;我们还看到那辛酸却又希冀的心境,这心境感染了我们。

今年的选本又是佳作颇丰,希望读者喜欢。

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2004年12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 (1)
小卖店	艾 伟 (1)
金盏菊与兰花指	池 莉 (20)
白水青菜	潘向黎 (38)
斗地主	卢金地 (52)
一条悲哀的狗	李国文 (63)
我的前世丈夫	童若雯 (74)
桥上的疯妈妈	苏 童 (91)
阿 回	巫 昂 (107)
舞 伴	韩银梅 (126)
马驹, 我们的马驹	马忠静 (140)
手	苏 童 (162)
海瓜子, 薄壳儿的海瓜子	须一瓜 (175)
老水手	张万新 (194)
一家之主	王安忆 (207)
人 羊	曹多勇 (223)
取个别名叫玛丽	荆永鸣 (237)
水捞面	朱日亮 (248)
一群孔雀	皮 皮 (264)

月光二题	韩少功 (279)
小说二篇	铁 凝 (289)
柳乡长	阎连科 (309)
做天堂里的人	邓一光 (323)
采浆果的人	迟子建 (340)
去不回门	林斤澜 (358)
冥 信	潘能军 (370)
马小度的马齿	黎 吟 (386)
大 年	郭文斌 (397)
天文现象	康志刚 (420)
赴 宴	刘庆邦 (428)
狗皮袖筒	孙惠芬 (439)
蚂蚁戏	安 勇 (457)
邂逅	南 妮 (469)
附 录	(481)

小 卖 店

艾 伟

小蓝起床后,手就痒。她想摸麻将了。可今天,留在出租房里只有三个小姐,她们的老板娘进城里办事了,她们一时找不到麻将对子。她们衣衫不整,懒洋洋地坐在门口,一边嗑着瓜子,一边茫然地看着街景。街头没有令人兴奋的东西。一个男人都没有。

街对面,那个女人一早就坐在小卖部里做生意。白天是发廊街的黑夜。街上几乎没有人影。很多人都在梦乡中。但那个女人总是早早地来这里做生意。什么生意也没有。女人坐在那里,兴致勃勃看着街景。她看上去像一个白痴。

“你觉得她成天坐在那里看什么?这破街有什么可看的?”小蓝说。

“不知道。”另两个姑娘非常冷漠。她们显然对那个女人不感兴趣。

小蓝对她很感兴趣。她注意那女人很久了。“其实她长得蛮不错的,你们认为呢?她的皮肤多白啊,她看上去不比我们差。”

“我没好好研究过她,我没兴趣。”其中一个姑娘说。

“是的,你眼里只有男人。”小蓝嘲笑道。

艾 伟 原名竹雄伟,1960年生,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,现居宁波。《小说选刊》曾选其小说《乡村电影》等。

那个姑娘一脸冷漠。

“你们说，我去叫她打麻将，她会来吗？”小蓝问。

“小蓝，你算了吧，她要管店。”

“她的店又没生意。”小蓝没过去请那女人入伙。她努力想着找一个打发时间的方法，还真不容易找到。

一个小姐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说：“小蓝，麻将还打不打？我都困死了，想睡觉去了。”

“你昨晚又没有客人，都睡了十多个小时了，还睡。”小蓝说。

这阵子风声紧，生意不是太好。

“过去睡几个小时倒不困，现在多睡了反而困。”她又打了个哈欠，打得眼泪涟涟，然后眯着眼，拖着沉重的身子移到床上。

“你再这样睡下去当心成胖子。”

“我不怕胖，有人还嫌我瘦呢。”

有一阵子，小蓝给一个台湾人包了，住在一个小区里。但小区的那些女人见到她，眼神里充满了敌意。她们的眼中有刀子，小蓝经常觉得自己被她们剥成了肉酱。就是男人，看她的眼里除了有欲望外，也有一种令人不那么舒服的内容。她也说不清那是什么。小蓝就把头抬得老高，看上去比谁都趾高气扬。她不喜欢待在所谓的高尚社区，她更喜欢待在发廊里，这里没有敌意。

小蓝继续观察对面那个女人。她看上去没有良家妇女那种自以为是的德行。她对这里的姑娘们非常亲切，有一种家里人的亲切。小蓝对那个女人有种莫名的好感。

小蓝对自己的感觉十分自信。她就是凭这种直感对付男人的。她碰到过一个拘谨的男人。发廊街的姑娘们说，这个人很难侍候，姑娘们几乎都被这个男人拒绝过，不知道这个男人来发廊街干什么。小蓝接待这个男人时，没主动挑逗男人。她正襟危坐，装得比那男人更拘谨，结果到了后半夜，那男人终于伸手摸了她。后来这个男人总是找小蓝。

这时，小蓝的BP机响了。小蓝一看，是小马打来的。她站起来

说：“我去回个电话。”

小蓝向对面的小卖部奔去。小卖部的柜台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。那电话机离小蓝不是最近的，但小蓝宁愿多走几步去那里打电话。打完电话小蓝总是顺便买点小东西吃。

那个女人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。那不是应付顾客的假笑，是由衷的。也许她的笑仅仅是因为终于有了一单生意。那女人早早地拿起电话机，准备着递给她。

小蓝刚接过电话机，她的BP机又一次响了。小蓝自语道：“急什么急。”她知道又是小马。

她对女人笑了笑，然后拨电话。她翘着兰花指，优雅而熟练地拨了一串数字，然后就接通了电话。她夸张而兴奋地说：

“喂，小马吗？我是小蓝。”

大约讲了二十分钟，小蓝终于把电话打完了。电话打得她一脸兴奋。她哼着曲儿，很灿烂地对女人笑了笑，然后付了电话费。

她离开小卖部时，不知从哪里蹿出一只小狗，在她的脚边转来转去。小蓝喜欢狗，即使眼前是一只很脏的普通的狗，她也忍不住抱住了它，和它亲了亲。她把小狗放下时，小狗蹦得更欢了，它在她的前后一跳一跳，尾巴摇得像小风车似的。小蓝把刚从小卖部买来的一包鱼丝干撒到地上，小狗一路撒着欢儿，寻觅地上的东西。

小蓝知道那女人一直在看着她。她站住，突然对那女人说：

“会打麻将吗？我们三缺一，一时找不到人。”

女人好像没听明白，她抬起头来，态度友好地对小蓝笑了笑。小蓝也对她笑了笑。

“同我们打麻将吗？”小蓝又问。

女人这回听清楚了。有一瞬间女人脸上有一种惊愕的表情。这表情令小蓝不快。但女人的眼睛一直十分善良。女人摇了摇头，抱歉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不会打。”

晚上八点钟，苏敏娜就关了小店的门，回家。八点以后，小姐们

要开工了,小店基本上没有生意。

丈夫等着她吃晚饭。她多次叫丈夫先吃,不要等她,但他说一个人吃饭没有意思。她也没有坚持。每次回家,看到桌子上热气腾腾的饭菜,她都感动得不行。有几次都差点掉下泪来。

吃饭的时候,她会说发廊街的事。这时,丈夫总是不声不响听着。女人不知道丈夫此刻在想什么。她只看到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

不知为什么,她说起小姐们来总是很刻薄。有时候甚至还夸张地模仿小姐们的动作和表情。比如小姐们打电话时,经常和男人打情骂俏,那些语言,苏敏娜即使同男人在亲热时都说不出口,可这些小姐们,随口而出。她们打电话时,一脸的轻浮。苏敏娜有一次正在模仿一个小姐打电话的样子,她的丈夫突然说,你干吗那么刻薄,如果不是说小姐们,我会怀疑你不是个善良的人。她正说到兴头上,丈夫这样一说,让她不快。她说,本来嘛,她们就是不要脸,是贱货嘛。

可是,她们贱不贱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?那天晚上,她没睡着,想其中的原因。她想,是啊,她对别人从来都是和善的,不会主动攻击谁,但她却乐意攻击这些小姐。说起小姐们,她不但刻薄,还很兴奋。干吗如此呢?她在小卖店时,她对她们的态度非常好,但有时候,她也感到心里的不平衡。这些烂货,她们好吃懒做,靠出卖自己的身体,却赚了那么多钱,穿得比她好,吃得比她好,这不公平。某些时候,她对她们还挺羡慕的。但每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,她赶紧回过神来,把自己调整到鄙视她们的态度上来。

她发现她这样刻薄地说小姐们还有一个隐秘的心理,她其实是在向丈夫表明自己的立场,她虽然在发廊街待着,但她并没有“近墨者黑”,她的思想还是像以前一样纯洁。

被男人说了后,有一阵子,苏敏娜不说发廊街的事了。但有天晚上,在他们上床后,男人突然说,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了?苏敏娜看了男人一眼。男人的眼睛回避了她。她想,其实男人对发廊街的事是蛮感兴趣的。

发廊街的故事总是比别的地方多。这些事烂在肚子里让她觉得难受，闷得慌。这些事闷在肚子里，总令她感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，只有说出来，加上她的看法，她才能舒一口气。总之，议论这些小姐们，她的心里就会有一种畅快感，同时还会有一种优越感和满足感。

吃过饭，他们一般早早上床。苏敏娜晚上不看电视。小卖店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她白天看够了。男人不喜欢电视。躺在床上时，苏敏娜突然想起小蓝邀她打麻将一事。她没想到小蓝会邀她打麻将。这些小姐们，平时眼里只有男人的，在男人面前低三下四，但在女人面前头抬得老高，就好像她们做婊子是件伟大光荣的事。

苏敏娜对小蓝是早已注意了。她觉得这个姑娘有点傻乎乎的，不会保护自己。这个姑娘脸上有一丝天真烂漫的神情。苏敏娜想，如果不是在发廊街，谁会想得到这样的姑娘会是一个小姐呢？她看上去是多么单纯啊。她应该长些心眼才对，在欢场里，像她这样缺心眼的人，可能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苏敏娜听说小蓝因此吃过苦头，她曾被一个台湾人包了，做了二奶，但后来还是被台湾人不明不白给抛弃了。

苏敏娜这样想着，想出同情心来。她想，像小蓝这样的姑娘真不应该做发廊妹。

苏敏娜没同丈夫讲打麻将的事，免得他担心她同流合污。她猜想丈夫如果听说这件事会不安。男人们倾向于认为女人喜欢操这种职业，似乎只要有机会都愿意堕落。她说起另一件事。她是在小蓝打电话时听到的。

她说：“小马你知道吗？就是前年坐牢的小伙子。”

“知道啊。”

“他喜欢上了小蓝。他经常到发廊街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小蓝好像也挺喜欢小马的。小蓝和小马在电话里谈得火热。”

丈夫若有所思地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小马为什么坐牢？”苏敏娜对小马不是太了解。她问：“听说小马脑子有病？”

丈夫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小马吗？这人脾气火爆。几年前，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，但那女人不爱他，结果，他差点杀了她丈夫。男人没死，但他坐了几年牢。”

苏敏娜吃惊不小，她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噢。”

这天，苏敏娜怎么也睡不着。她一直惦记着小蓝。她从来没惦记过一个小姐。这可能同小蓝邀她打麻将有关。

自从小蓝邀苏敏娜打麻将以后，每次小蓝到小卖店，小蓝和苏敏娜就会聊上几句。渐渐地，她们就熟稔了。

有一天，小蓝急急忙忙来到苏敏娜的店里，说：“敏娜姐，我在你店里躲一躲。有一个老头，想吃我嫩草，他要包我，叫我做他的二奶。他也不照照镜子。”

苏敏娜让小蓝进入小店的里间。里间堆放着一些货物，是小店的小仓库。苏敏娜把小屋收拾得很干净。

小蓝说：“我躲一会儿。他走了我再出去。”

苏敏娜说：“没事，你躲多久都没事。”

从小屋里退出来，苏敏娜朝对面小蓝做的发廊看，有一个大约六十岁的老头坐在发廊里在和老板娘说着什么。大概就是这个男人要包小蓝。苏敏娜想，这么老了还这么好色，男人真是不可思议。

有一个小姐来打电话。打完电话后问苏敏娜，有没有见到小蓝，老板娘找她呢。苏敏娜说，没看见。

小姐走后，苏敏娜来到后屋，小蓝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拆了一包瓜子在吃。见苏敏娜进来，小蓝说：

“我从那纸箱子里拿的，瓜子的钱我等会儿给你。”

苏敏娜说：“没事，你吃吧。”

这时，小蓝嘻嘻一笑说：“敏娜姐，你其实挺漂亮的。比我漂亮多了。”

苏敏娜说：“我都三十多了，老了，哪能同你们比。”

小蓝说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那些客人老是打听你，问你是什么人。他们很喜欢你噢。我说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包人家？人家可是良家妇女。”

听了这话，苏敏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原本端庄的脸露出一丝妩媚来。她说：“小蓝，你别讲笑话了。”

聊着聊着，小蓝说起客人们的事。她嘲笑那些愚蠢的男人。苏敏娜听了，有点耳热心跳，可不知怎么的，她爱听，她对发廊里发生的事充满了好奇。

小蓝说：“男人们都很迷我，因为我有办法。”小蓝这么说的时侯，像在炫耀什么。接着小蓝讲起自己是如何和男人周旋的。“什么样的男人都有，有的喜欢你温柔一点，有的喜欢你粗野一点。有时候一个满脸胡子的大老爷们可能特别娘娘腔。我的直感好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。”

苏敏娜听了小蓝的话，很吃惊。小蓝看上去不像她讲的那么有办法。苏敏娜想，小蓝在吹牛，像她这样的姑娘，不被人欺骗就不错了。不过听听无妨。她对小姐们的事有很多疑问，但她只是听，不好意思提问。

小蓝说：“我可不像别的姑娘，见到男的就像饿狼似的扑过去。她们以为在男人面前发发嗲就可以了。虽说都是男人，但性情差异大着哪。”

.....

说了一会儿话，苏敏娜回到小卖店里，她拿出镜子反复照。虽然出没发廊的男人们都不怎么正经，但他们在赞美她，还是令人高兴的。当然苏敏娜平时也不是没有感觉，那些男人从发廊里出来总要来她店里买包香烟什么的。他们通常赤裸裸地注视着她，令她心慌。

那些来小店买东西或打电话的小姐说，那个老先生迷上了小蓝，别的姑娘他都看不上。“正眼都不瞧我们一下。”小姐们不以为

然地说。从小姐们口中,苏敏娜弄清楚了,那老男人是上海人,很有钱。小姐们还说,这老先生一定要等到小蓝回来,不见到小蓝,他就不回上海了。苏敏娜没想到小蓝有这么大能耐,把这男人迷成这样。

果然,到了晚上,那老先生也没走。也许是因为今天高兴,关店的时候,苏敏娜觉得小蓝躲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办法,她脱口说:

“你怎么办?这里不能睡觉啊!要不……去我家吧。”

说完这话,苏敏娜吓了一跳。她怎么可以这样,把一个发廊小姐带到家里去?

小蓝看了苏敏娜一眼。她有点怀疑苏敏娜的真诚。也许苏敏娜只不过是客套。但她发现苏敏娜的眼睛里没有杂质,清澈见底。她相信有这样眼神的人说出来的话是认真的。不知怎么的,小蓝的心头忽然热辣辣地涨了一下,小蓝的眼睛就红了,她赶紧低下了头。她知道这个女人喜欢她。她控制了自己的情感,想了想,说:

“好吧。这样也好。”

小蓝的回答令苏敏娜意外。她想,这确实是个单纯的姑娘,她应该知道像她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到别人家里去的。但现在苏敏娜没有退路了,她只好硬着头皮把小蓝领回家了。她想,这事传出去可不怎么好。说不清楚。

苏敏娜没对丈夫讲小蓝是干什么的。丈夫也没问,好像他早已知道了她的身份。

小蓝来到苏敏娜家发现苏敏娜家并不富裕,住的房子也不是太大,小小的二室一厅。小蓝原以为苏敏娜这样的年纪应该有小孩了的,她显然还没有。苏敏娜的丈夫人高马大,看上去很老实。苏敏娜说,她丈夫在水产公司工作。小蓝想,苏敏娜长得这么好看,凭她的姿色,应该找一个更好的男人的,她真是可惜了。小蓝忽然有点“同情”苏敏娜。她心里和苏敏娜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一些。

晚上,小蓝睡在另一个房间里。苏敏娜来到小蓝房间里聊天。外面的月亮很圆,大概是农历的月中了。小蓝关了灯。小蓝说,她喜

欢坐在暗中。苏敏娜想，这大概是职业习惯。她工作的那种地方肯定黑灯瞎火的。

待在黑暗中聊天，感觉会不一样，很容易产生一些类似幻觉的东西，人也比较容易流露情感。小蓝说起自己的故事。小蓝说，她读高中时，同她的生物老师好上了。生物老师是很懂得交配实验的，结果，他把实验做到她身上。他几乎可以说是强暴了她。后来，她就和他一直保持这种关系。小蓝说，她还因此怀了孕，五个月后实在瞒不下去了，找了个医院流了产。小孩子已经成形了，连小鼻子都有了。这是医生告诉她的。小蓝说这些事时，非常冷静，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的事，但黑暗中的苏敏娜有一颗敏感的心，她听得眼泪涟涟。

苏敏娜确实是人们所说的善良的人，白天，她在小店里，看那些港台言情剧，经常看得眼睛通红。在那些言情剧里，像小蓝这样的姑娘一般来说都有令人同情的身世，她们干这一行是迫不得已。这天晚上，在苏敏娜的心中，小蓝是天下最不幸的姑娘。

某种情绪是要传染的，特别是在女性之间。苏敏娜的眼泪，让小蓝忽然有点心酸。她的眼泪也涌了出来。往事有了悲伤的气息。

小蓝说：“敏娜姐，你是个好人。”

眼泪把两人拉得更近。此刻，苏敏娜已把小蓝当成了姐妹。也许是由于同情，也许是苏敏娜需要这种感觉，她决定今晚和小蓝睡在一起。

她们躺在床上，继续聊天。肌肤的接触令她们之间的亲密感更为浓烈，就好像她们真的是姐妹。苏敏娜开始讲自己的事。这世界总是有那么多缺陷、遗憾，她是多么想要一个孩子，男孩女孩都行，可这个心愿她这辈子是再也实现不了啦。两年前，她的子宫长出一个瘤，医生把她的子宫割了去。她这辈子不可能成为一个母亲了。这对她来说是残忍的，她可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母性本能的人啊。

小蓝听着苏敏娜的故事，再一次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多么正确。